



張清志

出生：民國61年生

學歷：南華大學哲研所碩士

獲獎記錄：中央日報文學獎、台灣省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

創作理念

童裝世界裡，總有一兩個這樣的人物，他們的存在與眾不同，卻不是受人喜愛的那種獨特。他們是不受歡迎的學生、同學、小孩，他們不守正規，因而成了師長的負擔。然而沒有幾個人真正了解他們，也沒有人真心關心他們，同儕往往無力，而師長卻又無心。這些孩子便成為社會的問題。我們或許都曾經誤解他們，如今藉這篇散文，回顧往事，也試著去探觸一顆寂寞的心。

貓仔目

起初，只是一些場景，比方說，小學時代的教室。應該是放學前的打掃時刻吧，椅子都疊到桌子上了，地上有著一堆堆的紙屑灰塵，空氣中飄揚著灰色的土塵，於是畫面帶著灰翳；比方說，一雙哀傷的眼神，敢怒不敢言的幽怨表情，四周有著凝重的氣息；比方說，一種飄散在空氣中已然模糊的往日氣味，無從追憶的往日氣味……，像散亂一地的膠卷，等待一把剪刀，剪裁拼湊出完整的戲碼，生命裡屬於自我與他人的故事。

那麼我應該如何開始這個故事，在這麼多年之後？我的剪刀該從何處剪起，才能捉住最初的神韻？

或許我應該從那雙眼睛談起，或者說，那隻眼睛。

不，別誤會，他的眼睛是完好的，兩隻對稱著生長在眉下鼻側的眼睛，算大，可引人注意的，是其中一隻眼睛，有著混濁的乳白拌雜在琉璃藍的色澤裡，像貓一樣的眼睛。在我們幼稚的世界裡，貓神秘而詭異，彷彿地獄使者，充滿邪惡的能量。一入夜色，貓的眼睛更是散發著魔魅之光，點燃晦暗一角，陰冷，敏銳，挑釁，不可一世，絕對絕對的嘲諷與無情。而擁有一隻貓眼睛的賴，自然與這些聯想結盟一體，遂帶著強烈的邪惡氣質。對比著另一隻褐色的「正常的」眼睛，特別鮮明突兀。

他姓賴，名字很普通，我們平常正正經經喊他名字「建德」，或者他名字的「縮唸」（即短促地將三個字併成兩字唸）「爛萄」（台語），背地裡我們卻叫他「貓仔目」。這稱呼裡不無嘲弄的意

味，一種對異己的嘲弄，或許並不僅止於嘲弄，那嘲弄背後隱含著畏懼，也是一種對異己的畏懼，好像碰上外國人不自覺會有所懼畏，進而產生嘲弄的心態。他擁有我們所沒有的東西，那東西讓他與眾不同，然而那與眾不同並不讓人羨慕，反而不安。於是我們總是不自覺注意著他那隻眼睛，愈是害怕愈是注意著，愈是注意愈是厭惡，那隻眼便擴大成全體，取代他整張臉、整個人。

於是他的眼睛注定成為我小學生命史上鮮明的一頁。我們的小學有個特別的名字，叫馬賽國小，與法國無關，位於蘇澳鎮的馬賽街上，「馬賽」聽說是平埔族發音，至於究竟何指則始終沒弄清楚。學校並不大，六個年級，每年級八班，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一個班有四十來個學生。而你会在多年後聯絡的，可能不會超過三個，會記得並在日後想起的或許也不超過二分之一。

然而我卻想起了賴。那個有著一隻貓眼睛的男孩，是男孩，我現在才發現那種時間感，原來他也曾經是個孩子，也只不過是個孩子。可是他所代表的邪惡，卻賦予他無上的權力與能量，足以成為我們生活上的巨大不安。

是不安。他似乎在那裡一直干擾著我們的生活，老師因為他而動怒、同學因為他而害怕、不平，他是湖邊丟擲石頭的頑劣孩子，一次又一次在我們平靜的生活裡丟擲大大小小的石塊，激起多多少少的波動。

認真想來，學校生活是極度封閉的，正因著這封閉，人與人彼此互動干擾也分外強烈。可是卻又是破碎的，我們對彼此的認識往往僅侷限於上學這段破碎的時空。放學之後若非情感特別融洽，或者居住在隔鄰因著地利之便，否則往往各過各的生活，上學時或許彼此以言談交流生活細瑣，但更多時候，我們對彼此的了解是空白的。

如今我回想對賴的家庭的認知，不免覺得貧乏異常。我只記得他家住在上學途中必經道路旁側，是棟三層樓建築，他家一樓有一種空洞感，沒有任何家具的一樓客廳，從外往內望，恆常是深遂幽黑，讓人卻步。我們偶爾會在路過時碰見他的父親。印象中，他的父親只有一隻眼睛。那沒有眼睛的一邊皺縮成一團，使得臉部肌肉有著不平衡的緊張，連帶地帶動唇角，使嘴巴有歪斜的傾向。似乎常眨巴著那隻僅存的眼睛，帶著一種平衡的意圖，卻往往讓整張臉顯得更不穩重。他的父親從事

什麼行業我始終搞不清楚。只記得他穿著襯衫、西裝褲、咖啡色皮拖鞋，瘦長的身影站在他家門口的樣貌。

至於他的母親，似乎也有著眼部的問題。或許也是獨眼也說不定。她的身量高大壯實，髮色微黃，看似外國人，在路旁那家冷凍廠工作，恆常一件長褲，褲腳紮在雨鞋裡。

記得有一次，住在他家周鄰的同學談起他的家庭，無意間說出他並不是父母親生的話題，這話題引起我們的震驚。原先我們以為，正因為雙親眼睛上的缺陷，而合理了他眼睛的特異。然而，既非如此，顯然他的眼睛便成為懸在我們幼小心靈上一則不可解的謎題，如濃霧一般無從看透，於是便幻生出一則又一則荒誕不經的傳言。有人說他剛出生的時候，眼睛被貓吃掉了，於是從那隻偷吃掉他眼睛的貓身上挖下眼睛補上。也有人說，他是貓投胎轉世，沒有變完全才會這樣。更有人說，他根本就是妖怪變的，一到晚上就會現出原形……。這種種傳言都無法解開我們的疑惑，直到今天。

非父母親生這一傳言，不免轉而興起我們對他的憐憫。自然而然想起他的眼睛，於是猜測，一定是他的親生父母無法接受他那隻貓眼睛才拋棄他的吧！一個被拋棄的孩子，難怪性情會如此頑劣了。只是命運真是巧合，就偏偏讓他寄身在有著眼疾父母的家庭裡，那麼他是否會比較自在一些？他的父母會疼愛他嗎？如果會，他怎麼又這樣愛欺負人？

由於賴平時愛欺負人，一次同學無意發現蓋在某文件上他母親的名字，「賴高阿麵」，這四個字成為取笑的主題，你一言我一語不斷以此為主題造出不三不四的字句，這遊戲持續很久，不知道為什麼，孩童時就是能為這樣無聊的文字趣味笑破肚皮。他自然是惱怒了，一開始他還能隨我們笑笑，到後來他受不了了，一邊要脅我們，一邊還差點哭了，一時之間讓我們有些不知所措，這才止住了這場無聊的笑鬧。原來他也在乎別人啊！

只是他更多時候是為所欲為，令老師頭痛。如今認真回想，他也實在沒什麼多了不起的惡形惡狀，不過就是功課不好、莽撞、易起衝突、多話、愛唱反調、偶爾欺負女同學或較柔弱的男同學。

印象最深的一幕，發生在小學四年級那一年。我們三年級的級任導師結束一年代課，離開了。接任的是鄉音很重的趙老師。趙老師年紀不小了，已屆退休之齡，理著短短的小平頭，身體有些肥壯，同學都聽不太懂他說的話。趙老師非常受不了賴，先是將他發配邊疆，安排在教室最後排的座位上。可他還是依然故我，每每上課時，他在教室後面說話，趙老師便會氣沖沖地從講台上跑過去，拉著他的耳朵，一邊罵著：「媽了個B……死奶奶……」一邊將他拉到講台前，然後把他甩上講台，再從後面踹他一腳，有時還補上幾棍子。這一幕回想起來異常暴烈，那是我們當時不察的暴烈。我忘了我們是不是因此而恐懼，似乎覺得有趣居多，往往是一陣哄笑，還以模仿老師的鄉音為樂，私下互相叫罵著我們當時一點都不懂的那些髒話。

當老師以某種暴烈意圖馴服賴的暴烈，是不是有哪一種暴烈更值得同情讚賞？我們或許曾經同情過賴，或許沒有。在孩子的世界裡，平凡總是最安全的城堡。任何試圖脫軌的舉動，往往只有慘烈的下場。我從不知道當他被扯著耳朵拉上講台時，有些什麼想法，他會覺得羞恥嗎？或許不，若是，他早該有所改變。那算是一種表演欲的展現嗎？也許，沒有兄弟姐妹，被視為異類而孤立著，也許他是個非常寂寞的人，寂寞卻不甘寂寞的人，分外渴求舞台，而一旦正規途徑無法提供舞台，他只好自創一個。

都是揣想。我終究不曾在那個時候真正了解他。我們一直是兩個世界的人。

我和他的形象正好相反，我的功課一向不錯，乖巧聽話，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我循著正規的途徑站上舞台，跳合矩的雅樂舞，而他在我對岸的舞台上，跳激狂的求偶舞。也許在多年後的現在，我會開始羨慕他。生命不曾有過激狂的人，是可悲的吧！他將永遠不懂得戴奧尼索斯的意義，也不會懂那種暴雨後的祥和，不同於暴雨前的祥和。可惜我一路安分守己，謹守節度，直到成年才想有一番激狂叛逆，卻已為時稍晚。或許這也是一種命運。

長年身為幹部的我，往往站在他的對立位置，互相對峙著，我要維持秩序，他則是破壞秩序者。然則我們之間卻也不至於水火不容的境地，偶或有口語爭執，卻也相安無事。唯一嚴重的衝突是一次打架。

那是小學五年級一個放學前的傍晚，天色帶著極淡的灰藍色澤，感覺得出陽光的熱力在減弱。是打掃時間，椅子都堆放在桌上，四腳朝天露出髒污的底部，有時是幾根毛髮，有時是口香糖膠。空氣裡漂浮著被激揚起的塵沙，灰濛一片，同學有的站在高處擦玻璃，有些拿著掃把奮力將紙屑沙土掃攏。一片混亂。

我實在記不得衝突的導火線，只記得似乎是為了別人而發生口角，他大聲嚷嚷，充滿挑釁，我一向柔弱，並且以好學生形象立於世，他看準我不可能和他打架。可是我那天不知為何有了衝動，怒氣在胸口燃燒，不自禁衝上前去推了他一把。沒想到他如此弱不禁風，一推就倒，跌坐在地，兩手倒撐著身體，張嘴茫然。我們相望了幾秒鐘，為了防止他站起來，我近前跨坐在他身上。其他同學都圍過來觀看，我心底異常緊張，激動莫名，心緒紛亂無著，似乎不自覺升起一種虛榮，於是用顫抖的聲音裝腔作勢訓起他來：「你以後再敢惹我，就給你好看！」事實上我心底很害怕，我怕他突然歇斯底里，狂暴反擊，會把我打得死去活來，無從招架；也怕他日後視我為死敵，不給我好日子過；我可能也害怕老師知道了會處罰我吧。奇怪的是，他異常柔弱地像隻綿羊，任我跨坐他身上，沒有任何反擊。我第一次發現，原來他也不過是個矮小柔弱、寂寞無助的孩子。我的身子微微顫抖著，望著他那隻貓眼，這或許是我首度認真望著這隻眼睛，那眼睛絲毫不透露任何情緒，非常之空洞、渾濁、曖昧，一扇閉鎖著的門。他的世界不為任何人開放。那根本就不像貓眼，而是死魚眼。

嚴格說起來這根本不算打架，但卻是我有史以來少數與人有過的武行，而且應該算是第一次吧！他以惡所賦予的力量撐持出的高大虛胖形象第一次遭到打擊，這預示著他注定要歸於平凡的命運。

賴停留在我心中的最後印象是六年級那年，關於他與另外一個人。我彷彿還聽到他說：「阿忠，倒茶！」像個老爺的口氣，對坐在鄰座的志忠下命令。

沒有人知道造成那種局面的真正原因。只知道賴隔壁坐著的男生志忠，開始成為他的奴僕。據說是阿忠向賴借了錢無力償還，賴突發奇想，要阿忠供他使喚直到畢業。阿忠無力還債，只好同意。

志忠在我的記憶裡是屬於會被遺忘的一類，如果不是因為賴的緣故，或許我一

輩子都不會想起他。他長得清瘦，五官稜線清楚，可是肢體之間有一種壓抑，總是縮著肩膀，手肘內壓緊靠身體，走路很小心不發出聲音，卻又不免因著刻意而不小心發出擦擦聲。我一直記得他的眼神，一雙大眼睛裡，先是不安地四下張望渴求援助，然後一種哀怨，只有在女鬼電影裡才看得見的那種哀怨，那哀怨讓他整個氣質變得非常陰柔，隨後轉為憤恨，投射出刺人的光芒，彷彿殺人犯一般，讓人不安。

我們看見賴演連續劇一樣非常之耀武揚威地每天每天上演著使喚阿忠的劇碼。而阿忠每每低垂著頭，無精打采，又有點神經質地履行著賴的命令。賴因而顯得非常自負，昂揚著臉，像高傲的公雞向世人炫耀著他光亮的羽毛。如果我沒有看錯，賴的神態中帶著一絲惡作劇的戲謔，那或許只是他遊戲的一部分，或許他的人生就是一場遊戲。只是當他的遊戲成為別人的痛苦，而他仍以此為樂，這無疑就是一種惡了。往往在這樣的瞬間，阿忠那陰邪哀怨的眼神，便像暗夜裡射出的一箭光，狠狠地射向賴的臉，要將他射傷。而賴完全不受侵擾，他的惡理直氣壯。反倒一旁觀看的我們，深深受到撼動。為什麼恨可以這麼深，卻又完全無力擺脫？是什麼豢養著這恨，是自尊的受辱、不平等的對待，還是因為無力掌握自己而升起自毀的恨意，轉而加倍回覆於造成這不可自制狀態的作俑者身上？

賴讓我們第一次如此靠近某種迫害的形式，階級、糾葛、恩怨，看見全然的無能為力。恩怨的結局我們無緣參與，驪歌將我們送往另一個時空，而我們的時空不再重疊。

時光老去了，我終於也可以拉開一段歲月的距離，以一種「很久很久以前」的語調敘述往事。生命如果是一張空白的畫布，過往的人事物就像顏彩，一道道為這空白人生髹漆上繽紛色彩，而那些留下來的，不管是最初、最喜或最痛，總是最與眾不同的部分，曾經為我們狹窄的生命開拓新的疆界、賦予新的體驗、造就新的自我定位。賴曾經是我生命最初時一筆奇異的顏色，他的貓眼睛、他讓我憤怒到打架、他認真扮演負面角色……。他是我生命的對照組。我們沒有親密的交往，卻有遙遙的相望。

正如同所有生命中來來去去的人一般，有始有終，賴存留於我記憶裡的最後幾個片段，顯得縹緲而虛幻。

先是他在國二那年愛上了馬賽街上錄影帶店老闆的女兒。兩人還有了孩子。在女方家長極力阻撓下，女孩懷著身孕嫁給了隔壁莊子的某個老兵。他則是繼續和幾個不良少年一起鬼混了一陣子。至於他唸了什麼高中，或者有些什麼際遇，就不再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多年後幾次見面是在同學會上，他略略發福，不再是往日那個令人不快的傢伙，溫和許多，這造成我如今回憶時無法更準確捕捉他曾經在我們心中造成的惡之形象。至於他過往那段愛情故事終究無人問及。當我不再出席同學會後，他也就像終卷的書冊，被我封藏於書櫃之中，成為回憶裡的紀念。

近來聽說他找了份安定工作，有了妻兒，過起尋常日子來了。不知怎地，這讓我有些感傷。我突然好想知道，他的貓仔目後來怎麼樣了？